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十八回 張鳳姐冤魂托夢

詩曰：強成燕侶與鶯儔，喪節污名不顧羞。
錯腳難番憐薄命，泉台空抱恨悠悠。

話說陳氏拜了靜遠為師，從此收心養性，杜門不出，看破紅塵。靜對黃庭經一卷不理人間是與非。其父母聞之，也亦為之歎息，無庸贅述。

卻說張木公見鳳姐業已身亡，滿腔忿怒自是瓦解冰消，因思媳婦被兒逐回外室，不過為盡姑嫂私情，以致終身受累，聞她今已入寺修行，不肯復為改嫁，雖非完人，但亦尚顧廉恥，終身已得安樂之處，到也罷了。惟是良雪現在鰥居，一室獨處，何以為情，老夫意欲為他再續良緣，免其在外浪蕩。思想已定，便同妻子商議，安人答說：「老爺言之甚是，妾身久有此心，一向因亞鳳心緒不寧，未暇談及。老爺既有此志，當即舉行。」

夫婦莊然談論，適值錢婆到來。說起前村馬姓之女，年方二九，生得丰姿俊俏，舉止端莊，而且簪纓世族，閥閱名家，門戶相登，堪為令郎繼室。木公夫婦聽說，喜色欣欣立寫年庚一紙，交與錢婆前往作伐。未幾，錢婆往來說合，兩家應允，遂即過聘，擇吉迎娶。是日，大排筵席，親眷紛紛到賀，鼓樂喧天，觥籌交錯，直至更闌而散。此夕洞房花燭，魚水和諧，琴瑟百年，以繼前好。從此良雪夫妻和順，這也不必多說。

再表張鳳姐死於非命。因在冤枉死城朝夕嗟怨，自恨當時這兩個狗尼將我陷害。只估葉郎是個書香子弟，薄灑風流，故有如此情重，是以在寶蓮庵私會，願托終身，豈知他是個色中餓鬼，殘酷貪夫，霸人田土、占人房屋、奸人妻女、挖人骸骨，種種非為，人憎鬼怨，今日惡貫滿盈，難逃法網，正所謂：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我本名貴□女，玉葉金枝，何肯以身試法？自付為情之所累，玷辱父兄。既為蔭芝妻，則當為蔭芝死，不得已，自盡身亡，以免出乖露醜。今聞葉郎死期將至，不若前往監中托夢，與他敘會一番，也解心中憂憤。思想已定，化陣陰風潛往陽台而去。到了監中，獄神喝問：「何方冤鬼，姓甚名誰，到此何故？快把情由說來。」鳳姐道：「小婦人乃張家之女，名喚亞鳳，只因主事葉蔭芝與我結下風流孽債，妾雖已死，但情根未斷，聞他現在監中抱病，特來探望，聊表寸衷，伏乞恩施，准其晤面，感之不盡。」獄神見鳳姐說出真情，不忍攔截，放其進去，說道：「此間乃法律森嚴所在，不能滯久遲延，致於未便。」鳳姐答曰：「遵命。」旋即抽身進步，行近牀邊，低聲叫句：「葉郎，聞你身中有恙，特來奉候。」此時蔭芝夢入南柯，看見鳳姐散發披肩，蒙頭垢面，不勝悲切。

便問：「芳卿，因何如此形狀？」鳳姐灑淚開言，叫聲：「葉郎，自從聞你解省提審，妾身無日得安，知你身羅法網，問正典刑。一則畏罪干連，二來何忍獨活？是以自萌短見，投繯而死。今在冤枉死城困守，〔度〕日如年，未知何時方得轉輪再世。」言罷，悲鳴不已。蔭芝看見鳳姐如此傷情，不禁肝腸寸斷，仰天長歎，口叫：「芳卿，這是我蔭芝多行不義，自取滅亡，死不足惜。本不該千方百計陷害芳卿，敗喪名節，死千非命，是子之罪也。惟是我禁押牢中，死期將至，伏祈稍待片時，與你同歸一路。」二人悲啼，獄神向前催促，不准停留。鳳姐無奈，只得與蔭芝揮淚而別。主事此時擦醒起來，淚濕衫衿，側聽樵樓已交五鼓矣。

閒話休提，卻說張良雪之妻陳氏自從拜了靜遠為師，身入法門，毫非不染，終日念佛燒香，或時亦拈針紙，脫淨塵緣。

超然世外。一晚夢見鳳姐到來，頸帶繩痕，披頭散髮跪在牀前，口稱：「嫂嫂，難為你當日與我周全其事，以致被兒逐回外室，可憐年少青春，空守有夫之寡。今者紅塵看破，入寺修行，到博得一個終身安樂。奴因葉郎威逼黃成通，伊母上台起控，奉文提省審辦，惟恐罪及干連，以致輕生自盡。今在枉死城中，不勝淒楚，回憶生前既蒙嫂嫂曲屈相周，於今死後還祈嫂嫂推情超度，為之誦如來一卷俾得懺解怨尤彼岸誕登莫使沉淪阿舅，此恩此德，世世不忘。」說罷，哀哀苦哭，叩頭而去。陳氏醒轉，毛骨悚然，心中暗想，鳳姐當日與我姑嫂情深，故此不避嫌疑，同彼往寶蓮庵與葉蔭芝私會，後來被他人進讒，為夫所棄，逐回外室。在鳳姐未嘗無意相關，但畏懼父兄威嚴，焉能為之力挽？我既用情於始，不妨盡情於終，明日與師傅商量，將她超度，免她輪迴墮落，早出生天，庶不負其哀懇之心也。

到了次日，起來梳洗，心中鬱鬱不安，未免形之於色，出到禪堂，恭見師傅，禮畢，靜遠叫聲：「徒弟，今日見你眉峰緊皺，面帶愁容，是何原故？」陳氏答道：「師長有所不知，弟子只因昨夜晚夢顛倒，是以耿耿寸衷。」靜遠道：「所夢何來？不妨向我一說。」陳氏道：「弟子在俗有一夫妹，名曰張鳳姐，原配何門，三年喪偶，改適主事葉蔭芝為妻，只緣葉主事身羅法網，誠恐罪干連累，自縊身亡，現困枉死城中，求我超度。」

其餘底細不敢對師說知，只可藏頭露尾，不盡所言，靜遠聽說，叫聲：「徒弟，既係如此，這也不難，待我明日相請眾道友到來，在佛前將她超度，也不枉你姑嫂一番情意。」次日，陳氏自解私囊備辦香燭、齋棹、金銀紙帛，相請眾女師在經堂禮懺一晝夜，連宵功德超度亡魂，事畢眾尼散去，陳氏謝過師長，心中便覺安然。過了幾天？忽然一晚夢見鳳姐到來，滿面歡容，笑顏可掬，行近叫聲：「嫂嫂，多蒙超薦，實乃功德無量。如今已出枉死城中，仍在鬼門關守候，葉郎身死，方能完此鳳流孽案。尚有鄧清之妻黎氏，也是案內有名之人，想我當日被父兄嚴禁之後，歸至何門，黎氏突然假扮倪奶奶，將我誘拐，說往石龍看會。送往葉郎舟中，共效于飛之願。今我魂赴泉台，她竟脫身事外，仔細思量，自當為她索命。」言罷，襖衽叩謝，說了一聲：「吾去也。」便往鄧家而去。話分兩頭，卻說鄧清夫妻一日無事，相對閒談。黎氏將夫斥辱：「你乃糾糾武夫，絕無一些計智，枉費身為男子！不及我一女流，難怪人稱你為大棟。目今葉主事身羅重罪，禁押監牢，你一向趨伊門下，左右逢迎，不過狐假虎威，虛張聲勢。」